

著 林语堂

The Works of Lin Yutang ■

【精装典藏新善本】

人生当如是

站在灵魂高处对人生的冷静审视



【精装典藏新善本】

人生当如是

林语堂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当如是 / 林语堂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11
(含章文库·林语堂集)
ISBN 978-7-214-13475-2

I. ①人…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4763号

书 名 人生当如是

著 者 林语堂

责任编辑 刘 焱

装帧设计 李明宇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3475-2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林语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享誉国际文坛的幽默大师。他兼通中西文化，追求闲逸快乐的自在生活，他的文章总是以风趣幽默的笔调呈现出深刻的处世之道。尤其是他的小品文，题材多与生活琐事有关，注重描摹发生在人们身边的细枝末节，平实易懂，但又深刻犀利。每每读他的文章，如同与知心人围炉夜话，仿佛与老朋友茶园叙旧，不造作，不矫情，似一缕清风徐徐而来，吹散了心际的雾霾，若一汪清泉涓涓而过，洗尽了灵魂的积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主义论与阶级论占据社会思想主流的情况下，林语堂因大力提倡“幽默文学”，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另一道风景。虽然备受左派作家的质疑，但在促进中国文化的多元化方面，他居功至伟。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尽管林语堂

已是蜚声海外的文学大师，多次被诺贝尔奖提名，但中国文学界一直未能给予林语堂及其文学公正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文化“禁区”逐渐被打破，林语堂闲适幽默的文字像春风拂柳，迅速染绿了大江南北，“阅读林语堂”便成了一种经久的时尚。

林语堂的散文，贯穿着幽默的文风，处处体现着个性的自由、精神的解放、思想的崇高与生活的闲适，抒发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和对闲适生活的赞美。为了让广大读者更深刻地体味林语堂的人生智慧、处世思想和自由意志，我们在参考诸多已出版的相关文集的基础上，又搜集了许多散见于报刊杂志且尚未为人们所熟知的文章，精中选精，重新考订，分别以“人生”“思想”“自由”为主题，辑成《人生当如是》《给思想一个高度》《我站在自由这一边》三册散文集，以飨读者。

在编校过程中，我们力求保持作品的原貌，传达作者的本意。但限于学力和经验，编校中难免有错讹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编者

目 录

、
人
生
当
如
是
、

○ 第一章 华韶之年尚自然 001

/ 阿芳 / 001

/ 记春园琐事 / 004

/ 有不为斋解 / 008

/ 买鸟 / 010

/ 我怎样买牙刷 / 016

/ 我搬家的原因 / 020

/ 我所欲 / 023

/ 身心的健康 / 026

/ 爱好人生者：陶渊明 / 028

/ 归去来辞 / 032

○ 第二章 为人为事惜秒阴 034

/ 我的图书室 / 034

/ 论恶性读书 / 038

/ 著作和读书 / 040

/ 我办《论语》 / 043

/ 编辑滋味 / 047

/ 积极工作 /	048
/ 吸烟与教育 /	055
/ 孟子说才志气欲 /	056
/ 一点浩然气 /	059
/ 做文与做人 /	060
/ 论有闲阶级与文学 /	068
/ 论有闲阶级与文学 /	071
/ 论文艺如何复兴法子 /	080
/ 国语文法的建设 /	083
/ 整理汉字草案 /	088
/ 中国报业协会推行常用字运动 /	095
/ 谈计算机 /	097
/ 中文电子字码机 /	099

○ 第三章 一程山水一程歌 103

/ 论游览 /	103
/ 山居日记 /	111
/ 说北平 /	115
/ 老北京的精神 /	119
/ 动人的北京 /	125
/ 上海颂 /	131
/ 春日游杭记 /	133
/ 游杭再记 /	139
/ 安徽之行 /	142
/ 记游台南 /	144
/ 抵美印象 /	147
/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	153

/ 记纽约钓鱼 /	155
/ 谈海外钓鱼之乐 /	158
/ 伦敦的乞丐 /	161
/ 谈牛津 /	164
/ 瑞士风光 /	170
/ 说斐尼斯 /	172
/ 可磨途中 /	176
/ 杂谈奥国 /	178

○ 第四章 春去秋来老将至 183

/ 秋天的况味 /	183
/ 说避暑之益 /	185
/ 孤崖一枝花 /	188
/ 大暑养生 /	189
/ 乡情 /	190
/ 记元旦 /	191
/ 新年恭喜 /	194
/ 论买东西 /	195
/ 我的戒烟 /	198
/ 记身体总检查 /	202
/ 记鸟语 /	204
/ 冬至之晨杀人记 /	207
/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	210

/第一章/
华韶之年尚自然

- 阿芳 -

我的书童倒的确是个“童子”，这不但由于等第的关系，也由于生理上的意义。他还是一个童子，然而却是一个能干的童子。我把他从一家烟兑店里领出来的时候，他还只十五六岁。在他十八岁时，他的声音的变化使我想起那些在早晨学啼的雄鸡。可是在精神上他依旧是个孩子，他的稚气和他的才能形成了一种破坏家庭纪律的混合物，而我想树立起主人的尊严的企图也因此挫折了。

他很干练，我几乎不能没有他。可是在我的仆役中他却是一个最捣乱，最易健忘，而最不认真的人。在一星期中他打碎了全体仆役半年内打碎的碗、茶杯、酒杯的数目。他在厨房中很受人的重视，而且我们也因为他的才能不由得对他有些赞赏。这也许因为他当仆役有些可惜。从他半夜里打来的电话的斥责态度上，我相信他是可以成为一个富贵的少爷的。他并不读英文，可是他是能够读的（他已有许多事情使我惊异不置），所以我只叫他阿芳，因为这并

不是他的名字。

我要说明一下我究竟为了什么放任阿芳破坏家庭纪律，让他去干我不许旁的仆人干的事情。在他来我家之前，那些修理电铃、电灯、保险丝，整理抽水马桶的机件，悬挂画镜等事务都要我亲自动手的。自他来了以后，我都让他去弄了。我便可安心地读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会再被人喊去装修抽水马桶了。我可安心地写作，不会再听到厨房里喊出：“啊哟，自来水龙头漏了。”叫我去修了。我之所得很足以够得上阿芳手下的损失。他的天才就在于能立刻想法修补各种机件；还在于能想出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留在园子里不来扰我。

我对他垂爱由于一次偶然的事情。自他第一天到我家后，他便注意到我的打字机。我每天还未起床的时候，他便要花两个钟头来打扫我的卧室，可是我知道他是在窃看着那架他生来首次见到的奇特的机器。在这时刻常有异声从卧室里传来。打字机终于在一天不动了。我花了整整两小时还修理不好。我斥责他的瞎撞，他也并不作答。下午我出去了，可是当我回家时，他安静地对我说：“少爷，机器修好了。”此后，我对他便另眼看待了。

有很多地方我是非他不可的。他能听电话，还能用英语，官话，上海话，安徽话或是厦门话同对方相骂。厦门话外省人是都没有勇气学习或没有运气学成的。我奇怪他如何学得这些英语短句，而读音又是那么正确。这简直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存在于他本身和造物主之间。他说“等一等”时，便说“waiter minit”，不像一班中国大学生那样念成“wai—t—ameenyoo—t”，我叫他去念夜校，并且允许供给他三分之二的学费，可是他不要。我知道他不喜上学。

这也部分地说明了我对他宽容的原因。但他给我做了什么呢？

我要他去买一罐擦铜油，他去了一个钟头，回来时替自己买了一双新鞋，给我孩子带来了一只蚱蜢，没有擦铜油。他天生的不分工作和嬉戏，是他的幸福。他收拾寝室会花去三个钟点，因为他会半下里停下来假装去收拾一下鸟笼，这又得花去一个钟点，或是跑下楼去跟新来的洗衣女仆厮混一会儿。“阿芳，你十八岁了，还不巴结做事。”妻这样说。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他打碎了碟子，烧毁了簇新的刀，把盘子丢在地上，让畚箕扫帚横在客室的中央，自己却跑出去捉蚱蜢去了。简直没有一套瓷器完整的。当他急忙忙地搬送我的早餐时，从厨房里能听到的声音是一碰一碰——哗啦，他从厨子那里接来了替我预备早餐的工作，据我猜想，是为了他高兴烧煎蛋。厨子也允许了他。

厨子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寡妇，和你在别处见到的一样地愚蠢丑陋。人有时会被这种蠢而丑的人的温柔真挚感动的。我还记得她喊阿芳名字时的声调。在一个夏天，我半夜里闷热醒来，听到他房里有私语声。他刚从庭中走入房中，那厨子也跟着他过去了！他们在私语着！我听得很清楚。可是接着便寂静无声。她已走入房中替他整理床铺了。这仅是近乎母爱的接触。

后来又新来了一个洗衣的婢女，厨房中的生活又将有什么变化了！新来婢女年纪二十一岁，愉快活泼，而她也喜欢阿芳。厨房中的调笑声不断产生着。工作弄得更糟了。笑声继续增大着。阿芳变得更无心工作了。收拾一间房子要花更多更长的时间。阿芳甚至每天早晨替我擦鞋的事也忘怀了。我对他说了一次，二次，三次，没有效验。最后我威吓他如果明天再忘记把鞋擦好并在六时半左右放在我寝室门前，我便要把他辞了。我发了大怒，整天没跟他说话。我企图恢复家庭中的纪律。主人的话是必须遵守的。那天晚上临睡前，我又在那孩子、厨子和新来婢女面前重申了一次解雇的威胁。

大家都好像吓坏了，厨子和新来婢女更是厉害。我相信他以后要遵守我的话了。

第二天早晨，我六时醒来，耐烦地等候着看我命令的效验。在六时二十分时，那新来婢女把鞋子送了来，不是那男孩。我觉得我被骗了。

“我是要阿芳拿的。怎样你拿来了呢？”我问。

“嘎，我正要上楼来，我想我把它带了上来吧。”那婢女回答，甜蜜而且温柔。

“那他为什么不拿上来呢？是他叫你拿来的呢还是你自己要拿来？”

“不，不，他没有要我拿。我自己拿来的。”

我知道她是在说谎。阿芳还睡着。可是她机敏地替阿芳卫护倒多少打动了我的弦。所以我便让我的纪律败坏下去，我也不想知道厨房里在做些什么了。

- 记春园琐事 -

我未到浙西以前，尚是乍寒乍暖时候，及天目回来，已是满园春色了。篱间阶上，有春的踪影，窗前檐下，有春的淑气，“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树上枝头，红苞绿叶，恍惚受过春的抚摩温存，都在由凉冬惊醒起来，教人几乎认不得。所以我虽未见春之来临，我已知春到园中了。几棵玫瑰花上，有一种蚜虫，像嫩叶一样青葱，都占满了枝头，时时跳动。地下的蚯蚓，也在翻攪园土，滚出一堆一堆的小泥丘。连一些已经砍落，截成一二尺长小段，堆在墙角的杨树

枝，也于雨后凭空添出绿叶来，教人诧异。现在恍惚又过数星期，晴日时候，已可看见地上的叶影在阳光中波动。这是久久不曾入目的奇景，也正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时节。

但是园中人物，却又是另一般光景。人与动物，都感觉春色恼人意味，而不自在起来。不知这是否所谓伤春的愁绪，但是又想不到别种名词。春色确是恼人的。我知这有些不合理。但假定我是乡间牧童，那必不会纳闷，或者全家上下主仆，都可骑在牛背放牛，也必不至于烦躁。但是我们是居在城中，城市总是令人愁。我想“愁”字总是不大好，或者西人所谓“春疟”，表示人心之烦恼不安，较近似之。这种不安，上自人类，下至动物，都是一样的，连我的狗阿杂也在内。我自己倒不怎样，因为我刚自徽州医好了“春疟”回来，但我曾在厨房面前，夸赞屯溪风景。厨夫偏是徽州人，春来触动故乡情，又听我指天画地赞叹，而事实上他须天天在提菜篮，切萝卜，洗碗碟，怎禁得他不有几分伤春意味？我的用人阿经，是一位壮大的江北乡人，他天天在擦地板，揩椅桌，寄邮信，倒茶水，所以他也甚不自在。此外有厨夫的妻周妈——周妈是一位极规矩极勤劳的妇人，一天在洗衣烫衣，靠她两只放过的小脚不停地走动，却不多言语，说话声音是低微的，有笑时，也是乡女天真的笑，毫无城市妇女妖媚态——凡中国传统中妇人的美德，她都有了。只有她不纳闷，不烦躁，因为她有中国人知足常乐的心地，既然置身于小园宅，叶儿是那样青，树儿是那样密，风儿是那样凉，她已经很知足了。但是我总有点不平。她男人以前常拿她的工钱去赌，并且曾把她打得一脸紫黑，后来大家劝他，我立了一条“家法”，才不敢再这样蛮横。他老是不肯带她外出，所以周妈一年到头总居在家中。

但是我是在讲“春疟”。年青的厨夫，近来有点不耐烦，小菜

越来越坏了，吃过饭，杯盘都交给周妈去洗，他便可早早悄悄地外出了。更奇的是，有一天，阿经忽然也来告半天假。这倒出我意外。阿经向来不告假的。我曾许他，每月告假休息一天，但是他未告过假。但是这一天，他说“乡下有人来，须去商量要事”。我知道他也染上“春疟”了。我说：“你去吧！但不要去和同乡商量什么要事。还是到大世界或新世界去走一遭，或立在黄浦滩上看看河水吧。”我露齿而笑，阿经心里也许明白我明白他的意思。

阿经正在告假外游时，却另有人在告假常来我家中走动。这是某书局送信的小孩。这小孩久已不来了，因为天天送稿送信，已换了一位大人。现在却似乎非由小孩来不可，就是没有稿件、清样，他也必来走一遭，或者来传一句话，或者来送一本杂志。我明白，他是住在杨树浦街上，所看见的只是人家屋瓦，墙壁，灰泥，垃圾桶，水门汀，周围左右一点也没有绿叶。是的，绿叶有时会由石缝长出，却永不会由水门汀裂缝出来的。现在世界，又没有放小店员去进香或上坟的通例。所以他非来我这边不可，一来又是徘徊不去，因为春已在我的园中，虽然是小小的园中。自然他不是来行春，他不过是来“送信”而已。

人以外，动物也正在发“春疟”，我的家狗阿杂向来是独身主义者，若在平日，住在家中，它倒也甚觉安闲自在。我永不放它出去，因为它没有挂工部局的狗领，我又不善学西人拉着它兜风去，觉得有碍观瞻。但是现在不行，我的园地太小了，委实太小了；骨头怎样多，它还是不满意。我明白：它要一个她，不管是环肥燕瘦，只要是个她便好了。但是这倒把我难住了。所以它也在发愁。

不但此也，小屋上的鸽子也演出一幕的悲剧。本来我们租来这所房子时，宅中有七八只鸽子，是以前的房客留下的。现只剩了一对小夫妇，在小屋上建设他们的快乐小家庭。他们原打算要生男育女养一

小家儿女起来，但是总不成功。因为小鸽出世经旬，未学走先学飞，因而每每跌死。那对少年夫妇歇在对过檐上眨眼儿悲悼的神情，才叫人难受。这回却似乎不同，聊有成功之希望了。因为小鸽已经长得有半斤重，又会跑到窗外，环观这偌大世界，并且已会扇几下翅膀儿。但是有一天阿经忽然喊着说：“小鸽死了！”轰动了全家人等出来围问。这小鸽怎样死的呢？阿经亲眼看见它滚在地上而死。这条命案非我运用点福尔摩斯的本领查不出来。

我走上摸这死鸽项下的食囊。以前它的食囊总是非常饱满的，此刻却是空无一物。窠上尚有两枚鸽蛋。那只母鸽坐在窠中又在孵卵。

“你近来看见那只公的没有？”我盘问起来。

“有好几天不见了。”阿经说。

“最后一次看见是在何时？”

“是上礼拜三看见的。”

“唔！”我点首。

“你看见母鸽出来觅食没有？”

“母鸽不大出来。”

“唔！”我说。

我断定这是一桩遗弃妻子的案件。就是“春症”作祟。小鸽确系饿死无疑。母鸽既然在孵卵，自然不能离巢觅食。

“薄幸郎！”我慨叹地说。

现在丈夫外逃，小儿又死，母鸽也没心情孵卵了。这小家庭是已经破裂了。母鸽伶仃孤独地歇在对过檐上片刻，顾盼她以前快乐的小家庭一回，便不顾那巢中的蛋，腾翼一飞，不知去向了。我想她以后再也不敢相信公鸽子的话了。

- 有不为斋解 -

有客问有不为斋斋名用意何在，到底何者在所不为之列，这一问，倒令我深省了。原来士人书斋取名都颇别致。一派是经师派，如“抱经”“研经”“诂经”“潜研”之类；一派是名士派，所名多有诗意，如“涵芬”，如“庸闲”，如“双梅影”，如“水流云在”，如“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等；一派是纪事的，如“三希”，如“铁琴铜剑”等；又一派是言志的，如“知不足”“有恒心”“知未信”，这些都带有点道学气味，而“有不为”恐怕只好归入此派。亦有言志而只用一字表出的，非常古雅，如“藏园”“忆园”“曲园”“寄园”等，这大概是已有园宅阶级，所以大可以洁身自好、与世无争了。虽然这名有时也靠不住，如租界上有村曰“耕读”，贫民窟有里曰“庆余”，野鸡巢有坊曰“贞德”，甚至大马路洋灰三楼上来一个什么“山房”，棋盘街来一个“扫叶”。这些本不是不可能的事，横竖不过起一个名而已，我们中国人想。

“有不为”是有点道学气，我已说过。看来似乎反康有为，而事实不然。因为世上名称愈相反的，气质愈相近。试将反康与拥康者相比，反康营中曾经拥康者十有其六，而拥康党里曾经反康者，亦十有其八。如贞德坊之野鸡，庆余里之贫民，原来不过也是说说叫得好听而已。所以如孟子所说，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正可证明物极必反的道理。但是一人总有他所不为的事。朋友这样一问，使我不得不自己检讨一下。常时既不留心，盘查起来，倒也很有意思。我恍惚似已觉得，也许我一生所做过许多的事，须求上帝宽宥，倒是所未做的

事，反是我的美德。兹将所想到，拉杂记录如下。

我不会穿西装革履到提倡国货大会演说，也不曾坐别克汽车到运动会鼓励赛跑，并且也不曾看得起做这类事的人。

我极恶户外运动及不文雅的姿势，不曾骑墙，也不会翻筋斗，不论身体上，魂灵上，或政治上。我连观察风势都不会。

我不曾写过一篇当局嘉奖的文章，或是选过一句士大夫看得起的名句，也不曾起草一张首末得体同事认为满意的宣言。

也不曾发，也不曾想发八面玲珑的谈话。

我有好的记忆力，所以不曾今天说月亮是圆的，过一星期说月亮是方的。

我不曾发誓抵抗到底背城借一的通电，也不曾作爱国之心不敢后人的宣言，也不曾驱车至大学作劝他人淬励奋勉作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训词。

我不曾诱奸幼女，所以不曾视女学生为“危险品”，也不曾跟张宗昌维持风化，禁止女子游公园。

我不曾捐一分钱帮助航空救国，也不曾出一铜子交赈灾委员赈灾，虽然也常掏出几毛钱给鬓发斑白的老难民或是美丽可爱的小女丐。

我不曾崇孔卫道，征仁捐，义捐，抗日救国捐，公安善后捐，天良救国捐。我不曾白拿百姓一个钱。

我不好看政治学书，不曾念完三民主义，也不曾于静默三分时，完全办到叫思想听我指挥。

我不曾离婚，而取得学界领袖资格。

我喜欢革命，但永不喜欢革命家。

我不曾有面团团一副福相，欣欣自得；照镜子时，面上未尝不红